

▲ 吕蓉 散文作品

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从西安去北京的路上，出了秦岭，过了函谷关，地势逐渐开阔起来。中原大地上，放眼望去看不到山，像是一宗卷轴被肆意地抛向彼端，平原的风景就这样在眼前舒展开来，在列车的窗口一帧帧地播放。

这一幅关于麦田的画卷被时间的画笔一日日涂鸭着，涌动着变幻的光影和美感。三月的时候，麦苗正青翠，列车飞驰，我的目光也被拉扯着，只来得及掠过尖细的叶子，那浓郁的绿流淌着，在我心里留下婴儿柔发一般的触感。到了六月，麦子已被收割，整齐的断茬儿依然金黄，像一个汉子新长出的胡楂，目光所及亦变得粗犷了，磨得心头一阵刺痒。

而不不变的是麦田之中的墓碑。偶见几十座墓碑聚集着，想到每一座墓碑下面都有着一个静默的亡魂，而死亡被集合起来，这静默就如黑云压城，让人多少有点惶恐。更多见的是田野边缘零散的两三座墓碑，或只有一座，旁边多有一棵大树。从列车上看过去，金黄的麦浪里，它们是那一处处低矮的漩

涡，而联合收割机推挤着麦浪渐渐退潮，那些墓碑却像是长高了不止。曾经被遮挡的那些低矮的土丘也浮现出来，几点苍绿的隆起，像是这片褐色地毯上几朵温柔的刺绣，带着一种孤寂的温情。

我甚至能想象出那些墓主人的模样。黝黑的面庞，花白的头发，刀刻一般的皱纹，因为久做农活而粗大变形的手指骨节。从困苦中来，一生节俭，在尘土飞扬的大集上，喝一碗滚烫的羊汤，在被镜头定格的照片里，衣服上有着崭新的折痕，笑容干涸在微张的嘴唇上。他们是那么平凡、普通，或许一生并无机会离开这片平坦的土地，也并无跌宕起伏的故事口口相传。他们正如同这泥土本身。在广阔的农村，人与土地之间达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锄头和犁铧刻下一首无言的歌，却传唱了数千年。

太阳、雨水、土壤构成了宏大的基调，阡陌纵横，交织成乐谱，人是奔波其间的音符。太阳先起头了，它丝毫不吝惜光与热，抛洒着滚烫的激情。小麦是太阳的信徒，以麦芒呼应着天空的召唤，生根、

长叶、分蘖、抽穗、灌浆，在原地完成一生的朝圣。

雨是顽皮的旋律。雨来了，脚步整齐，扑向大地，又消失其中。播下种子的人把饥饿一并播下，攫取土地养分的麦苗也仿佛饿极了，根系牢牢攥住土壤，将其中的水分挤了又挤。等到雨停了，细长的叶子便又向上蹿了一大截。但在抢收的日子里，人又怕极了它的不请自来，怕极了它无常的袭击。土地是沉默的谱，这一切的奏鸣发声于土地，而土地却不发一言，只随着四季遥遥共振。

这周而复始，便是“过日子”的具象。正如麦子在秋天被种下，在冬天藏在雪下，在初夏被收割。只是麦子永远年轻，从青绿到金黄，从细弱到饱满，每一年都有新的芽。人却在收割中变老，直到变成麦田中矮小的土堆。总有人想像挣脱命运一般挣脱土地，也总有人最终生出了根，扎入土地，成为它们的一部分。终于，他们一生的故事都分解了，破碎了。麦粒里有先人的絮语。这絮语被磨盘碾碎，被锅灶烹煮，被牙齿咀嚼。最好的纪

念不是坟前的花，是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我”，但又处处是“我”。无需立碑，亦无需在碑上雕刻被加工的生平，他们更懂得轮回的真谛，参破了取舍的奥义。

只是我曾经看到的世界，村庄里的人们，背起沉重的行囊，走向沸腾的城市，从一个个出站口被吐出，黑压压的浪潮聚集又分散，最终无声无息隐没于此。只在一年中的某日，带着复杂的气味回来——混合着香水、咖啡、外卖和汽车尾气，那是专属于城市的气味，却唯独缺少了泥土的气息。在坟前仓促地伫立，活着的人与土地渐行渐远，而长眠于土地下的人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远去的背影呢？

列车继续前行，日光逐渐柔软下来，我依然久久地伫立在列车的窗前，看着窗外飞快掠过的麦田。一幅壮丽的画面出现在眼前——在如蜜糖般浓醇的光线中，联合收割机如同钢铁巨兽隆隆向前挺进，麦穗被卷入传送带，整齐的车辙在麦浪中显现，在暮色中像一个绚烂的梦，像一首悠长的歌。



陶全诗词三首

陶全

地窖子

雪野横沟半，寒畴地冒烟。
冬收存古韵，灶火话丰年。

暮雪

寒荻飞雪漫平沙，古埠渔舟棹棹斜。
墟岫沉砣鱼虾绝，垂纶无奈别昏鸦。

清平乐·雪

寒英飘扬，遍撒厢书幌。半夜萧萧来到访，窗外梅边竹响。

东屋拂晓窗开，六棱花片扑来。
无奈火炉生雾，腾旋弥漫尘埃。

岁末的跫音 叩响家的扉页

平书宛

岁末的风吹瘦了夕阳
拉长了归乡的身影
摇落积攒一年的霜寒
把归心吹向了故园的暖炕
游子的叹息在城市街巷徘徊
凝聚成喷薄欲出的迫切力量
行囊沉重装满异乡的故事
车轮滚滚碾碎了一地月光
一圈圈辙印宛如岁月的唱片
将深藏心底的思念悠悠奏响
车窗外田野沉默着睡去
村庄在暮色中升起炊烟
母亲轻声唤着漂泊的灵魂
陈旧的门扉藏着多少温目光
脚步匆匆踏上熟悉的小径
鞋底叩响石板
游子的身姿照亮母亲望眼欲穿的回眸
夜风吹奏的歌谣在故乡的原野绽放
老榆树上的鸟巢在暮色中沉默
守望岁岁年年的团圆渴望
迈进家门熟悉的气息将我包裹
父母的的笑容绽放在皱纹里
岁末时的心找到了归巢
爱与暖在扉页开合间满溢流淌

童年·彼岸·乐园

孙东玉

小时候，大概六岁左右吧，在我家北边有一片池塘，离我家院门大约百步左右。《三国演义》里写吕布辕门射戟，距离一百五十步，相当于一百五十多米。小孩子的视力其实也能看到百步之外，所以我每天走出院门就可望见池塘。

有天早晨，我可能睡迷糊了，起得很早，突然听见“哗啦”一声，就见从那片池塘水面直蹿出一条大鱼，在半空还扭了几下。那个银白色、生动的鱼跃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条鱼可能在跳空中芭蕾。毕竟，鱼也是有追求的。但它是怎么知道在那个时间点会出现我这么一个小观众？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或许都是天注定的。那片池塘再往北走二百多步，是一条河汉，约有二十多步宽。大人们说这条河汉是通辽河的。有一年春天，这条河汉的水面上漂来了一团团的水母，大人们说是从辽河漂来的。我跟一帮大孩子取来网兜捞上来一些，回家养在罐头瓶里。

但这些野生的水母根本养不住，养两天就不再动了。真是罪过。

这条河汉上有一座废弃的铁架桥，之前是跑小火车的，直通对面，那里是一座废弃的煤厂。

铁架桥离水面约三四个成人高，早被抽走了枕木，只剩下Z字形的铁架，铁架下就是河汉。我们要想去对面玩儿，就得从铁架桥上走过。对于大人这不算什么难事儿，可对于一个六岁的小孩子来说，还真是一个考验。

第一次穿越铁架桥的情景是我永生难忘的。

那些孩子（最大的读小学四年级，最小的也上一年级了）胆子很大，陆续都走过去了。我走了两步，一看桥下哗啦啦流淌的河水就感到害怕，再不敢往前走了。

大孩子们就站在对面冲我喊：“快过来啊，胆大点儿，再不过来我们可不等你了！”他们不断鼓励我，给我壮胆。

我这辈子总要面对各种选择。当时的我要么老老实实回家去；要么大胆走过去，到对面的

煤厂和大孩子们一块儿玩。最后我还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了，与其说是战胜了自己，不如说河对面的煤厂实在太过于诱惑，煤厂真的是一个乐园。

长大后每每想起童年这段往事，我经常想，如果当时不是壮着胆子通过了那座让我胆战心惊的铁架桥，也不会发现那一方天地，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乐趣了。

回想起来，废弃的煤厂大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小，水洼遍地，夏天野草疯长，各种不知名的野花遍地盛开。我们用粘网捕蜻蜓，逮“扁担勾”（一种蚂蚱）。下雨我们就去逮“香油罐”——一种趴在水面游动的细长腿昆虫。冬天结冰了，我们就去滑冰，骑着“单腿驴”，用炉钩改成的冰杖在冰面上划。每次滑冰都要到日头偏西，肚子“咕咕”叫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春天的时候我就和大孩子们去小河边挖“小根菜”，回家焯熟了吃，味道有点像地瓜；照“蛸夹子”——一种小螃蟹，大孩子们用瓦斯灯在前面慢慢走，边走边照，

“蛸夹子”就在洞口边慢慢爬着，傻傻等着被抓捕。

有一次，我跟在他们后面抓“漏网之蟹”，啥工具也没带，两只小手各抓了四只“蛸夹子”回家。长大后我倒是笨了，一只手只能捏一只，还赶不上小时候灵巧。妈妈看到我手中的“蛸夹子”，自言自语：“这孩子从哪儿抓了这么多蛸夹子？”晚饭吃的就是炸“蛸夹子”酱，鲜美无比，我也多盛了一碗米饭。

那种鲜美是今天的孩子难以想象的。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段时光，我感觉自己的快乐并不亚于“百草园”里的鲁迅。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欢乐。如今的孩子是无法体会我们小时候接地气的那种乐趣，但他们有现在各种好玩的事儿。

而童年那段快乐的岁月，就像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河汉，永远收藏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那是我生命中无比珍贵的幸福时光。



营口燃气集团提醒广大用户：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放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

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